

# 大日本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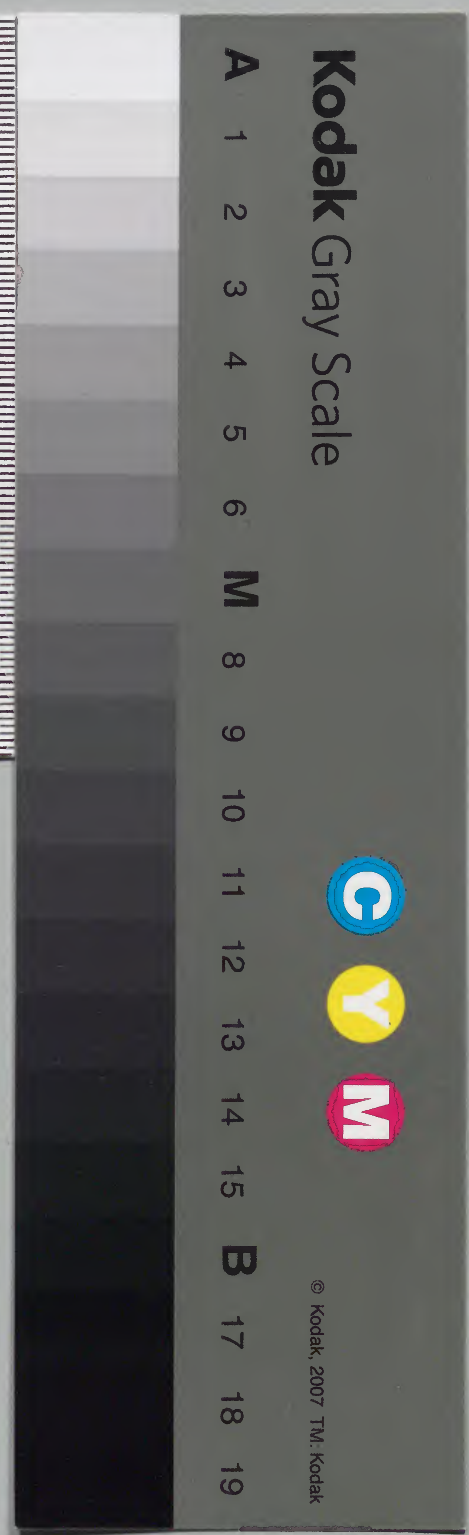
一百終

渤海下 第二百四十一卷 外國列傳  
 蝦夷上 第二百四十二卷 外國列傳  
 蝦夷下 肅慎 女真 琉球 吐火羅 崑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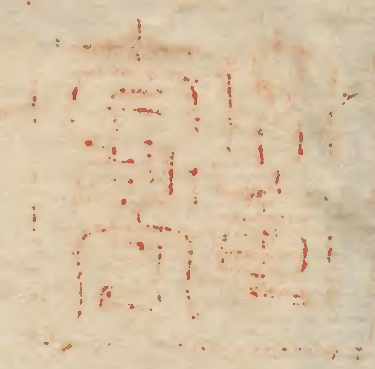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和書類
三〇三	號
五〇四	冊
六〇五	架

和書 一〇三四〇 冊號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10340
冊數	150 (100)
函號	269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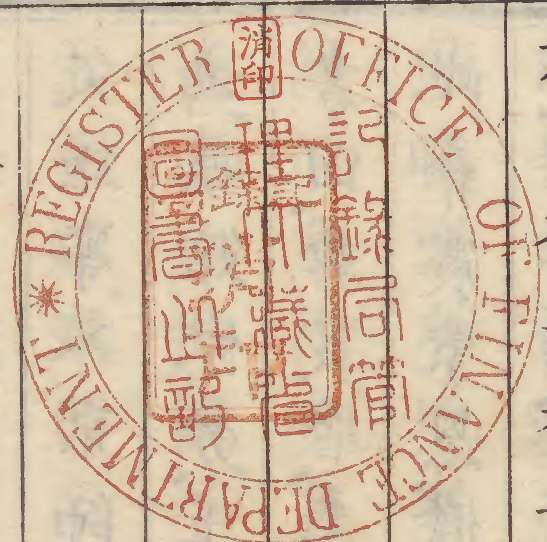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四十一

列傳第一百六十八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外國十

渤海下

帝嘉祥元年冬能登國奏渤海入覲使

王丈矩等一百餘人來明年春以少內記縣



大日本史 卷二百四十一 列傳





犬養貞守直講山口西成爲存問渤海客使、至能登詰問入覲違期已而貞守等馳驛進奏渤海王啓案及中臺省牒案又上詰問問答書乃以貞守等兼領客使夏貞守等引王文矩等入京師使左近衛少將良岑宗貞就鴻臚館慰勞王文矩詣八省院獻信物及國書曰彛震啓季秋漸冷伏惟天皇起居萬善此彛震蒙恩修聘使還筭年未紀今更遣使誠非守期雖然自古隣好憑禮相交曠時一

歲猶恐情疎况皇律轉迴風霜八變東南向風瞻望有地寧能恬寂罕續音塵謹備土物隨使奉附色目在於後紙伏惟體鑒溟漲沮遙末由拜覲下情無任馳係謹差永寧縣丞王文矩奉啓不宣謹啓中臺省牒太政官曰應差入覲貴國使永寧縣丞王文矩并行從一百人牒奉處分邈矣兩邦阻茲漲海契和好於永代寄音書於使程一葉飄空泛積水之遐際雙旌擁節達隣情之至誠往復雖遙



音耗稀傳、戀懷空積、所以勿待紀盈、中憑舊  
準、謹差永寧縣丞王文矩、令覲貴國者、準狀  
牒上日本國太政官者、謹錄牒上、詔授大使  
王文矩從二位、文矩弘仁中來聘、敘正三位、  
故增階敘從二位、副使烏孝慎從四位上、判  
官馬福山、高應順、並正五位下、其餘授位有  
差、重午帝御武德殿覽馬射、六軍擁節、百寮  
陪侍、詔命王文矩等陪宴、尋遣參議小野篁  
等於鴻臚館、賜敕書及太政官牒、敕書曰、天

皇敬問渤海國王、入貢使文矩等至、省啓具  
之、惟王敦志欽仁、宅心懷惠、飛颿不斷、望日  
域而忘遐、貢篚相尋、想遼陽而如近、眷其勤  
苦、良嘉乃誠、但修聘之期、一紀爲限、先皇明  
制、國憲已成、故有司固請、責文矩等以背彝  
規、自邊還卻、朕閔其匪躬之故、遠踏重溟、船  
破物亡、人命終活、便得入奉朝覲、拜首軒墀、  
祿賜榮班、準據恒典、惟乃一切之恩、難可再  
恃、王宜守舊章、而不失昭明德、以有恒、唯存



信順之心、誰嫌情禮之薄、夏熱比清適也、文  
 矩今還、略申往意、并寄王信物如別、太政官  
 送中臺省牒曰、小之事大、理難自由、盈縮期  
 程、那得在彼、事須在所、卻還、戒其愆違、官具  
 狀奏聞、奉敕文矩等孤舟已破、百口纔存、眷  
 其艱辛、義深合宥、宜特賜恩、聽奉入覲、爵  
 賜匹段、準據舊章、但權時之制、不可通行、詳  
 告所司、莫令重違者、覲禮云畢、仍造舟船、及  
 時發遣、附璽書并國信、今以狀牒、牒至準狀、

故牒

續日本後紀○按延曆中定渤海入貢年期、以六年為限、今見渤海書及答詔、

一紀為限、蓋承和八年渤海書、 所謂年滿一紀後許入覲是也、 彝震卒、虔晃

立、唐書、文獻通考、 清和帝貞觀元年春、能登國司言

渤海入覲使烏孝慎、○烏或作馬 副使周元伯等

一百餘人、至珠洲郡、以天下諒闇、不入京師、  
 詔遷於加賀國安置使處、以大內記安倍清  
 行、直講苺田安雄、為存問兼領渤海客使、夏  
 領客使上渤海國啓牒及信物、其啓曰、虔晃  
 啓、孟冬漸寒、伏惟天皇起居萬福、即是虔晃



蒙恩當國、開年使命、永展先親之禮、將累代  
 之情、悅續任風之影、恒無隔紀、以至于今、虔  
 晃幸承先緒、撫守一邦、古典攸憑、合重禮意、  
 敢仍舊貫、差付使程、紀近盈年、久增結戀、期  
 海津於挂席、表翰信於傳心、仍發雲檣、迥凌  
 波浪、凝萬里之遐想、係寸心難往復之間、伏  
 望預恤、恨以臣僕末由拜覲、下情無任馳戀、  
 謹差政堂省左允烏孝慎奉啓、不宜、謹啓、  
 按○

此啓似有闕誤、參考諸本亦皆同、今從本文書之、以待後考、

中臺省牒曰、

牒奉處分、扶桑崇浪、日域遐邦、欲占風而挂  
 席、期限歲而寄音、泛泛輕舟、罕過凌雲之水、  
 拳拳方寸、彌增披霧之情、所以擲年度日、天  
 轉律移、想尋修之舊貫、近周迴之星紀、酌展  
 親於古典、遵繼好於前章、憑事表情、善隣賓  
 禮、戀懷轉切、不待前期、謹差政堂省左允烏  
 孝慎令覲貴國者、準狀牒上、孝慎禮畢而還、  
 賜璽書曰、天皇敬問渤海國王、書獻悉至、披  
 覽具之、維王文武兼體、忠孝由衷、襲當國之



先猷敦親仁之舊好、傾心久契、無踈就日之誠、利涉長期、不廢飛雲之嶮、乃顧深款、何靡增懷、先皇以去年八月昇遐、遺詔不許奔赴、朕以寡德、荷託鴻圖、奉先訓而聿修、撰舊記以自恤、雖則會同之禮、大喪無虧、延正之朝、春秋所美、然而闕庭過密、事須隔於殷、頽邦國、頽災人有艱於郵傳、緣此慰藉、傳者、迨朝放還、問紀如賒、通情猶邇、今因孝慎、付送信物、仍舊辨裝、色目如別、熱劇王及所部平安

好、略此遣書、指無一二、太政官送中臺省牒曰、滄瀛不測、義在含弘、江漢可宗、禮存朝會、駿奔惟遽、來不及期、有司執平、弗肯容待、奉敕孝慎等遙慕聲教、陵蜃闕而頽來、尋懷順歸、辭龍鄉以荐至、忠節之效、矜恤可量、况魯侯再朝、春秋無貶、唯國有凶喪、年屬荒稔、將全舊儀、何苦黎庶、宜殊加迎接、權停入都、所在安存、支賜準例、復吉凶相問、往迹可憑、苦有意於弔來、事須拘於遺制、徒煩舟楫、將背



時規更待紀盈、當表隣好、右今因綸旨、檢校如常、修船畢功、風潮可駕、璽書信物、同附使迴、留彼篤誠、放其歸去、今以狀牒、牒至準狀故牒、三年春出雲國、上言、渤海使李居正等一百五人至島根郡、散位藤原春景、兵部少錄葛井善宗、為存問兼領、渤海客使、諭李居正等曰、違先皇之制、輒以弔來、且檢省啓案、違例多端、理須責其輕慢、自彼卻還、然居正位在公卿、齡過懸車、因欲特加優恤、入京師、

而炎旱連旬、有妨農務、是以不依例館待、其國啓信物、並不許奏達、以純一百三十五匹、綿一千二百二十五屯、頒賜渤海一百五人、別賜居正純十匹、綿四十屯、放還本國、三代實錄度是卒、玄錫立、唐書、文獻通考十三年冬、入覲使楊成規等百五人至加賀國、十四年春、少外記大春日安守、直講美努清名、為存問、渤海客使、詰問啓牒、違例、少內記都良香、式部丞平季長、為掌客使、常陸少掾多治守善、文章生



菅野惟肖爲領歸鄉客使、尋以右近衛少將藤原山陰爲郊勞使、至宇治郡山科、領客使安守與郊勞使、共引渤海入覲、大使政堂省左允正四品慰軍上鎮將軍楊成規、副使右猛賁衛少將正五品李與晟等入京師、遣右馬頭在原業平於鴻臚館、勞問賜時服、左近衛中將源舒奏渤海國書信物、玄錫啓、李秋極冷、伏惟天皇起居萬福、卽此玄錫蒙恩、肇自建邦、常與貴國通使傳命、阻年寄音、久要

之情、至今彌厚、玄錫繼先祖之遺烈、脩舊典之餘風、盈紀感心、善隣顧義、爰授使節、仍令聘覲、伏冀天皇俯矜遠客、準例入都、幸甚幸甚、限以滄波、不獲拜伏、下情無任惶懼、謹差政堂省左允楊成規、謹奉啓起居、不宜、謹啓、中臺省牒曰、牒奉處分、天崖路阻、日域程遙、常限紀以修和、亦期年而繼好、隣交有節、使命無愆、音札相通、歲月長久、今者星霜易變、雲物屢移、一紀已盈、實當躬覲、所以仰據前



典、迴斟舊規、向日寄情、發星輶之一使、占風  
泛葉、踰渤解之濶波、萬里途程、寸心所指、往  
復雖邈、欽慕良深、謹差政堂省左允楊成規、  
令赴貴國、尋脩前好、宜準狀牒上日本國太  
政官者、謹錄牒上、謹牒信物大蟲皮七張、豹  
皮六張、熊皮七張、蜜五斛、詔授大使楊成規  
從三位、副使李與晟從四位下、判官李國度、  
賀王真竝正五位下、其餘授位賜物有差、詔  
內藏寮迴易渤海貨物、及許京師人與渤海

人交關、又出官錢四十萬、賜楊成規等、買百  
貨、成規就掌客使、請奉獻私齋、詔許之、遣參  
議藤原家宗等就鴻臚館、賜敕書曰、天皇敬  
問渤海國王、成規等至、省啓昭然、惟王家之  
急繕粉澤、施治性之貞凝、丹青守信、風猷不  
墜、景式猶全、相襲舊基於居城、靡欺先紀於  
行棹、言其篤信、來覲既脩、贈以翔仁、放歸如  
速、數千里之波浪、雖有邊涯、十二迴之寒暄、  
豈促圭晷、苟謂拘禮、誰爲隔疎、德也不孤、夢



想君子而已、國信附還、到宜檢受、梅熟、王及境局、小大無恙、略懷遣此、何必煩多、大使已下、再拜舞蹈、揚成規、膝行而進、北向跪受、敕書、太政官牒中臺省曰、官具狀奏請、奉敕曰、成規等、翹情紫闥、識路滄溟、守我朝章、修其國禮、善隣之歎、允屬寢興、宜準前規、便申舊好者、準敕處分、及期卻迴、附璽書并國信、至宜領之、去年陰陽寮奏曰、蕃使入朝、當有不祥之事、由是不引見、成規等瞻望宮闕、涕泗

盈衿、眷戀而辭、成規頗有詞藻、命學士賜曲宴、饗賚甚優、十五年、太宰府奏、有漂船二艘、至薩摩國甌島郡、其長崔宗佐、大陳潤等、自書曰、渤海國賀大唐平徐州使漂蕩至此、國司推驗之、不賣公驗、所書年紀相違、疑是新羅人、偽稱渤海、竊窺邊境也、即領將二船向府、一船得風、逃逸、敕曰、渤海歸於我尚矣、府國官司、審加勘問、實是渤海人者、宜加慰勞、給糧發歸、若新羅兇黨者、速執禁以聞、太宰



府復奏、渤海人崔宗佐、門孫宰等、漂至肥後國天草郡、遣唐通事張建忠、審驗情狀、是實渤海入唐使、前者逃逸之船也、仍進宗佐等日記、并所賣蠟封函子、雜封書、弓劍等、敕曰、討覆宗佐申狀、又驗覈表函牒書印封官銜等、與從前入覲使所上、契合如一、宗佐等既非奸寇、而漂泊艱辛、誠當矜恤、其所上蠟封函子及雜物、秋毫不犯、悉皆返與、其船舶有損壞者、所在宜加繕修、支濟衣糧、以放還、但

宗佐等渤海為官、當知我國家與彼相善、則漂至之日、須吐露情實、以望恩濟、而飛帆逃逸、跡類奸偽、非我仁恕、何免重誅、宜責以過契、知悔其非、十八年冬、出雲國言、渤海使楊中遠等至島根郡、陽成帝元慶元年、少外記大春日安名、前讚岐掾占部月雄為存問使、安名等寫渤海王啓、中臺省牒奏上、其啓曰、玄錫啓、李秋極涼、伏惟天皇起居萬福、即此玄錫蒙恩、迺者楊成規入覲貴國、得達微誠、



禮畢卻返、璽書信音預臻、捧受喜感、後年本  
國往唐國相般、檢校官門孫宰等所乘船一  
隻、從風漂流、著貴國岸、天皇垂恩念、仍與生  
成、別賜路糧、優賞、竝蒙生命、全還本國、實是  
善隣之救接、敦親逢於今日、延頸南望、伏深  
抃躍、何木石緘默、不陳謝深恩、亦察舊記、久  
與貴國交使往來、舟車織路、今乃使節總絕、  
已多歲年、伏以禮尚往來、聖人所貴、聞義則  
徙、君子斯宗、如何先祖規模、常欲奉於是日、

後嗣堂構、必庶繼於前修、不勝懇望、謹差政  
堂省孔目官楊中遠、令謝深恩、伏冀天皇宣  
弘前制、仍依故實、遠垂皇恩、復舊路、冀不閉  
大道、恩憐遠客、準例入都、提撕此事、幸甚幸  
甚、限以滄浪、末由拜覲、謹奉啓起居、不宣、謹  
狀、中臺省牒曰、應差入貴國申謝、并請客使  
政堂省孔目官楊中遠等總一百五人、牒奉  
處分、鼇波千里、我有善隣、誰謂路阻、早結和  
好、無愆使期、崇先規、而此朝頻修、廢故親、而



彼國總絕、近者專使楊成規入貴國、後年本國往唐國相般、檢校官門孫宰等著海岸、天皇特賜矜念、竝蒙大恩、况乎已受恤憐之敦、何無申謝之喜、亦奉尋前文、仰得差使、本有來由、今只路絕、年歲彌久、聿修先例、遠感往來之蹤、常多懇望之懷、堂構之念、不敢墜失、不勝感激瞻仰之至、謹差政堂省孔目官楊中遠、今入貴國、申謝恩造、并請嘉客、謹牒、朝議不允報聘、且以違制入覲、不入京師、賜衣

糧發廻、其國書信物、竝卻附使者、大使楊中遠願奉獻、珍玩玳瑁酒杯等物、亦不許、六年冬、加賀國司言、渤海入覲、使文籍院少監裴頰等一百五人至、○本朝文粹所載字多法皇賜裴頰書作裴遡、日本紀略作裴、蓋誤、明年夏、存問兼領客使大藏善行、高階茂範、引裴頰等入京師、右衛門大尉坂上茂樹、文章得業生紀長谷雄等為掌客使、式部少輔菅原道真、權行治部大輔事、美濃介島田忠臣、權行玄蕃頭事、大使裴頰上國



書信物於朝堂帝御豐樂殿賜宴於渤海使  
 授大使裴頰從三位副使高用正四位下其  
 餘授位有差竝賜朝服使人拜舞而出更著  
 朝服入昇堂敕賜供御枇杷子盛以銀椀重  
 午帝御武德殿覽騎射召裴頰等觀之賜錄  
 事以上續命縷裴頰亦獻私齋遣內藏頭和  
 氣彛範就鴻臚館交易貨物裴頰高才有風  
 儀帝嘉之遣中使賜御衣一襲三代實錄敕管原  
 道真等與頰唱和道真稱其才藻宇多帝寬

平七年復遣裴頰入覲管家玄錫卒謹讓立

文獻通考醍醐帝延喜八年春伯耆國司言渤海

入覲使裴璆等至以散位管原淳茂為掌客

使兵部丞小野葛根文章生藤原守真領客

使詔左右馬寮及參議以上出鞍馬給蕃使

入京之用五月裴璆等朝見宴之朝集堂賜

物於渤海國王璆者頰之子也中使殊賜御

衣遣參議藤原管根等就鴻臚館賜璽書及

太政官牒扶桑略○略記引醍醐御記參取日本

紀略○本書竝失渤海國書及答



書二十年裴璆又入覲獻國書方物依例饗

賜裴璆前入覲授從三位至是進授正三位

發回本國日本紀略參取扶桑略記○二書

書於裴璆賜曰法皇賜延長四年契丹阿保機率諸部兵

攻渤海扶餘城下之改扶餘城為東丹府命

其子突欲鎮之五代史文獻通考八年丹後國司言

渤海使裴璆等九十三人至竹野郡即發存

問使日本紀略裴璆稱東丹國使存問使問其所

以璆等答曰璆等本渤海人今降為東丹之

臣其語多稱契丹之罪惡存問使具狀奏敕

曰東丹國失禮義且使者無人臣之節璆奉

臣下使入上國宜重詰責以懲將來扶桑略記裴

璆因奉謝狀曰裴璆等背真向偽爭善從惡

不救先主於樽俎之間猥諂新王於兵戈之

際况乎奉陪臣之小使紊上國之恒規望振

驚而面慙詠相鼠而股戰不忠不義自招罪

過勘責之旨曾無避陳仍進過狀裴璆等誠

惶誠恐謹言即釋放還本朝粹此後朝貢遂絕



考和漢合運、宇多帝寬平四年、藤原敏行書、賜渤海敕書、而諸書無所見、又考本朝文粹、有太政官移渤海中臺省牒、其中言文籍院少監王龜謀等違期入觀、是以即從卻回、此亦不知在何時、今姑註于此、以待後考、○渤海往復書牒、率皆蹇澁、不可讀、似有謬誤、今皆姑從舊文、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四十一終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四十二

列傳第一百六十九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外國十一

蝦夷上

蝦夷東北夷也、紀日本有三種曰都加留、曰麤

蝦夷、曰熟蝦夷、日本紀註引其人勇悍強暴、



能射常藏矢髻中、好爲劫盜、趨捷如飛、無君長、俗皆文身推髻、冬爲穴居、夏出居櫟、無五穀蠶桑、射鳥獸爲食、衣其羽皮、初雜居于越陸奧等邊地、景行帝二十五年、使武內宿禰巡察東方國土風俗、二十七年、武內歸奏曰、東方有日高見國、土地沃壤而曠、是曰蝦夷、可擊取焉、四十年、東夷多叛、邊境騷擾、詔日本武尊東征、日本武尊從上總轉至陸奧、取海路至蝦夷地、其首魁島津神國津神屯竹

水門、將拒戰、日本武尊懸大鏡于船而進、蝦夷望見膽落、乃悉弛弓捨矢、面縛請罪、日本武尊便撫納之、遂攻信濃越國等蝦夷、俘其巨帥、歸至伊勢、獻俘囚於神宮、旣而蝦夷晝夜喧嘩、出入無禮、遷之御諸山傍、不幾又伐神山樹、劫略邑民、詔分處于播磨讚岐伊勢安藝阿波等五國、五十六年、詔御諸別王鎮撫東國、時蝦夷大擾、御諸別發兵攻之、蝦夷首帥足振邊大羽振邊遠津間男邊等叩頭



獻地請罪、因受其降、誅不服者、東國大治、仁德帝五十五年、田道討蝦夷、兵敗于伊寺水門、田道死之、雄略帝二十三年、吉備尾代征新羅、率蝦夷五百、行至吉備國、會帝崩、蝦夷相謂曰、天皇既崩、時不可失、相率侵掠傍郡、尾代與之戰于娑婆水門、蝦夷趨捷、能伏躍避箭、尾代持弓彈空弦、因射殪二隊、囊中矢盡、麾船人索箭、船人恐怖而走、尾代執弭而歌、歌訖、手斬數人、追至丹波浦掛水門、擊殲

之、清寧帝四年、蝦夷請內附、欽明帝元年、蝦夷率眾歸降、敏達帝十年、蝦夷數千寇邊、召

其魁帥綾糟

○本書註曰大毛人

等、敕諭曰、汝蝦夷昔

日大足彥天皇誅其亂首、撫其歸服、今當遵先例、誅首惡、綾糟等大悚、入泊瀨川洗浴、向三諸岳盟曰、臣等蝦夷子子孫孫、用清明心、奉事天闕、若違盟者、天地諸神及天皇之靈、絕滅臣等種矣、於是釋之、欽明帝九年、蝦夷叛、以大仁上毛野形名為將軍討之、為蝦夷



所敗走，入壘，賊追圍之，時兵士逃散，形名妻  
令侍婢數十在內，鳴弦，形名突出搏戰，蝦夷  
以爲兵尚多在，稍退，於是招集散卒，又擊悉  
虜之，皇極帝元年，越邊境，蝦夷數千內附，賜  
饗於朝，大臣蘇我蝦夷亦饗之，其家厚加撫  
諭，孝德帝元年，詔收國郡刀甲弓矢，惟與蝦  
夷接境地，錄其兵數，假與本主，二年，蝦夷納  
款，四年，治磐舟柵，以備蝦夷，以信濃越等民  
戍之，始置柵戶，齊明帝元年秋，饗北越蝦夷

九十五人於朝，柵養蝦夷九人，津輕蝦夷六  
人，授冠二階，冬，蝦夷率衆內屬，四年春，阿倍  
比羅夫率舟師一百八十艘討蝦夷，齧田淳  
代二郡，蝦夷不戰而降，比羅夫整師陳舩於  
齧田浦，齧田酋帥恩荷進而誓曰：「奴等以肉  
爲食，故持弓矢，不敢執之向官軍，自今將清  
白心，永奉天朝，若不踐此言者，齧田浦神罰  
之。」乃授恩荷小乙上，爲淳代津輕二郡郡領，  
召渡島蝦夷饗之，撫諭而歸，秋，蝦夷詣闕朝



獻饗賜甚厚、授城養蝦夷二人位一級、淳代郡大領沙尼具那小乙下、少領宇娑左建武、其勇健者二人、各授一階、別賜沙尾具那等、綃旗二十頭、鼓二面、弓矢二具、鎧二領、津輕郡大領馬武、少領青蒜等授位賜物、亦如沙尼具那等例、其餘授都岐沙羅柵造某位二級、判官位一階、淳足柵造大洋稻積小乙下、又詔淳代郡大領沙尼具那檢覈夷及俘虜戶口、五年饗陸奧越二國蝦夷於甘檮丘東、

日本紀

命阿倍比羅夫再率舟師一百八十艘

討蝦夷比羅夫召飽田

田○前或作齧田訓讀通

淳代蝦

夷二百四十一人、津輕蝦夷一百十二人、膽

振鉏蝦夷二十人、大饗賜物、進至肉入籠、因

問菟蝦夷膽鹿島菟穗名之言、以後方羊蹄

為政所、置郡領、遂攻肅慎而歸、是歲坂合部

石布津守吉祥使于唐、以陸奧蝦夷男女二

人示唐主、蝦夷獻白鹿皮及弓三張、箭八十

於唐主、

日本紀及本書一說○唐書為天智帝元年事誤

天智帝元



年四年、蝦夷入朝、天武帝十年、賜陸奧蝦夷  
 二十二、人爵、越國蝦夷伊高岐那奏曰、倅人  
 戶盈七千、請立為一郡、許之、持統帝二年、蝦  
 夷一百九十餘人、各負荷調賦、奉誅於天武  
 帝殯宮、饗蝦夷男女二百一十三人於飛鳥  
 寺西槻下、授冠位、賜物有差、三年、陸奧優嗜  
 曇郡城養蝦夷務大肆脂利、古男麻呂鐵折、  
 請剔鬢髮為沙門、詔曰、麻呂等少而容止閒  
 雅、性亦寡欲、宜蔬食持戒、修道終身、尋賜越

蝦夷沙門道信佛像一軀、灌頂幡鐘鉢各一

口、五色綵帛各五尺、

○尺疑  
正訛

綿五屯、布一十

段、鍬一十枚、鞍一具、陸奧蝦夷沙門自得請

金銅藥師觀世音像各一軀、鐘娑羅寶帳香

爐幡等物、詔賜之、越蝦夷八釣魚等賜物有

差、十年、越度島蝦夷伊奈理武志等賜錦袍

袴緋紺純芥等物、

日本紀

文武帝元年、陸奧蝦

夷貢方物、二年、越後陸奧蝦夷獻方物、敕修

理越後磐舟柵、三年、越後蝦夷一百六人賜



爵元明帝和銅二年、以陸奧越後蝦夷猖獗、屢傷害良民、巨勢麻呂爲陸奧鎮東將軍、佐伯石湯爲征越後蝦夷將軍、紀諸人爲副將軍、發遠江駿河甲斐信濃上野越前越中等兵、兩道並進討平之、三年春蝦夷入朝賀正、七年徙尾張上野信濃越後民二百戶於出羽爲柵戶、八年蝦夷貢方物賀正且、蝦夷及南島七十七人授位有差、元正帝卽位、陸奧蝦夷等三等邑良志別君宇蘇彌奈等奏曰、

奴等親族死亡、子孫恐爲狄所鈔略、請於香河村別建一郡爲編民、許之、蝦夷須賀君古麻比留等言、先祖以來、貢獻昆布、常採北地、今國府郭下、距北地甚遠、往來累旬、請於閉村新建一郡、與親族俱移居之、比內民許之、養老四年陸奧蝦夷叛、殺按察使上毛野廣人、以播磨按察使多治比縣守爲持節征夷將軍、下毛野石代爲副將軍、阿倍駿河爲持節鎮狄將軍、討之、五年縣守等破蝦夷而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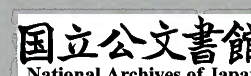
七年出羽國司多治比家主奏蝦夷五十二人功效已顯未霑酬賞伏以芳餌之末必擊深淵之魚重祿之下必致忠節之臣今夷狄愚闇不知忠義若久不獎酬則恐一旦解散故具狀奏請敕許之隨勲績竝加賞爵聖武帝神龜元年春陸奧國海道蝦夷叛殺大掾佐伯兒屋麻呂以藤原宇合為持節大將軍高橋安麻呂為副將軍征海道蝦夷小野牛養為鎮狄將軍鎮出羽令坂東九國兵三萬

人習練騎射陣法以綵帛二百匹純一千匹綿六千屯布一萬端輸于陸奧鎮所冬宇合討蝦夷而歸續日本紀是歲鎮守將軍大野東人始置陸奧多賀柵多賀城碑柵據續日本紀天平九年文○按碑文作城蓋所追書也天平二年陸奧言田夷村蝦夷已悛賊心又循朝化請建郡編貫許之九年春陸奧按察使大野東人奏陸奧至出羽柵行程迂回請自界勝通直道以便往來詔可之藤原麻呂為持節大使與佐伯豐人等至多賀



柵與東人協議興役慮蝦夷疑懼叛亂遣使  
 諭告東人與麻呂及出羽國司田邊難波等  
 俱入夷地鑿石伐樹所開一百六十里觀兵  
 而歸孝謙帝天平寶字二年陸奧國歸降蝦  
 夷男女千六百九十餘人給田編著續日六本紀  
 年鎮守將軍藤原朝猶修築多賀城立石紀  
 道程里數時連啓土疆抵蝦夷國界一百二  
 十里云多賀城碑神護景雲三年蝦夷入朝賀正  
 旦賜宴於朝堂授爵賜物是歲陸奧築桃生

伊治二城募坂東八國民就地利耕桑以充  
 鎮戍四年陸奧蝦夷宇漢迷宇屈波宇等率  
 徒族逃還使人追喚之不肯來謂使者曰吾  
 必與親族侵城柵於是遣道島島足等干陸  
 奧檢其虛實光仁帝寶龜四年陸奧出羽蝦  
 夷倂囚等入朝授位賜物放歸五年春出羽  
 蝦夷倂囚賜宴朝堂授位賜物尋詔停其入  
 朝秋蝦夷寇邊陸奧按察使鎮守將軍大伴  
 駿河麻呂等奏請征之從之時海道蝦夷燒





橋塞道急攻桃生城破其西郭鎮守兵不能支陸奧國司發兵來援駿河麻呂馳驛報急於是敕坂東八國邊塞有急隨國之大小發兵二千已下五百以上赴援冬駿河麻呂攻遠山蝦夷遠山其地嶮岨夷倭聚結爲居先是諸將未嘗能進討至是駿河麻呂直進衝其巢窟蝦夷奔竄追北窮討悉降之六年冬出羽言蝦夷未平請遷國府發兵九百九十六人鎮要害三歲敕差相模武藏上野下野

四國兵戍出羽七年春陸奧奏請發兵二萬人伐山海兩道賊於是敕出羽發兵四千人道自男勝攻賊西界夏陸奧鎮守將軍紀廣純言出羽志波村夷倭叛國兵擊之不利敕發下總下野常陸等國騎兵援之以佐伯父良麻呂兼陸奧鎮守副將軍鎮出羽秋令安房上總下總常陸造船五十隻輸陸奧備不虞以倖囚三百九十五人配太宰府管内諸國冬發陸奧軍三千人伐膽澤賊遷出羽倭



囚三百五十八人于太宰管内及讚岐其七  
十八人賜諸司及廷臣爲奴八年夏陸奧兵  
討山海兩道賊出羽蝦夷叛國兵戰大敗器  
械多亡失十一年春陸奧蝦賊寇長岡焚民  
屋國兵拒之殺傷相當敕發兵三千討之陸  
奧上治郡大領外從五位下伊治咎麻呂叛  
殺按察使參議紀廣純咎麻呂本夷倖種也  
嘗有憾於廣純陽爲奉承而欲潛圖之牡鹿  
郡大領道島大楯亦每陵侮咎麻呂咎麻呂

啣之先是蝦賊屢叛廣純建議築覺鷲城備  
賊衝突至是廣純率倖軍入城大楯咎麻呂  
從焉咎麻呂與倖賊謀先殺大楯遂逼廣純  
殺之倖賊響應陸奧介大伴真綱脫圍而走  
賊入多賀城縱兵大掠府庫取軍糧器械  
而去其所餘物放火燒之三月中納言藤原  
繼繩爲征東大使大伴益立紀古佐美爲副  
使大伴真綱鎮守副將軍安倍家麻呂出羽  
鎮狄將軍益立兼陸奧守敕出羽曰度島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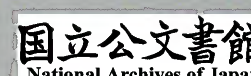


狄父懷朝化、貢獻不闕、當余歸倭作逆、將軍國司宜加意綏撫、六月以百濟俊哲為鎮守副將軍、七月敕發坂東兵赴多賀城、割下總國精六千斛、常陸國精一萬斛輸軍所、八月狄志良順倭、因宗奈古請保守秋田城、鎮狄將軍安倍家麻呂以聞、報曰、秋田城者、前代將相深謀所建也、禦敵保民、有年于茲矣、一旦舉而棄之、甚非計也、宜遣軍士為之鎮守、勿令沮彼歸服之情、由理柵者要害之地、亦

宜置兵相助防禦、往者國司言、秋田難保、阿

邊易治、○阿疑當時從其議、而遷延歲月至

今猶未有徙居者、以此言之、百姓重遷明矣、宜歷問狄倭及百姓等、具言彼此利害、尋以藤原小黑麻呂為持節征東大使、十月以征東鎮狄諸將舊留失機、下敕責之、於是征東軍使謀遣兵二千伐木深溝、塞斷鷲坐、楯坐、楯石澤、大菅屋、柳澤五道、備賊奔突、鎮守副將軍百濟俊哲與倭賊戰、俊哲兵盡矢竭、賊





兵圍之、俊哲挺身脫走、天應元年五月、按察使藤原小黑麻呂奏賊勢稍衰、請旋軍休息、士馬不許、下敕責其欺罔、初征東副使大友益立授從四位下、遣之、而頓軍不進、保壘多為賊所據、大使藤原小黑麻呂後至、稍復所亡諸塞、九月、奪益立從四位階、十二月、以陸奥守內藏全成為鎮守副將軍、桓武帝延曆二年、以征東軍尠弱不堪戰、敕坂東八國點定散位郡司等子弟及浮游之民堪充軍者、

每國一千、至五百人已上、訓練教習、有緩急、國司押領奔赴、七年、陸奥出羽按察使多治比宇美兼鎮守將軍、安倍猿島墨繩為副將軍、令陸奥輸三萬五千斛於多賀城、東海東山北陸諸國輸糶二萬三千斛及鹽若干、發東海東山坂東諸國步騎五萬二千八百餘人、參議紀古佐美為征東大使、賜節刀、入間廣成為副使、明年三月、諸國軍悉會於多賀城、分道入賊地、古佐美至衣川、按軍不進、敕



旨促之、六月征東副將軍入間廣成、左中軍別將池田真枚、前軍別將安陪、後島墨繩、各遣裨將濟川進擊、賊兵引去、官軍縱火、乘勢而進、至巢伏村、將與前軍合、而前軍爲賊所扼、不得進、賊衆八百餘、更進拒戰、官軍稍退、賊四百許人繞出軍後、官軍腹背受敵、遂不能支、別將丈部善理等戰死、其餘殺溺死者甚多、既而古佐美以運輸不繼、奏請罷兵、不許、古佐美等久在軍不能成功、九月遂班師、

以諸將失律無功、議其罪、以古佐美久在行陣、特旨置而不問、池田真枚、後島墨繩等貶黜有差、九年春、敕東海駿河以東、東山信濃以東諸國、造革甲二千領、供征東用、尋敕東海相模以東、東山上野以東諸國、備軍糒十四萬斛、冬、征東軍士有功者四千八百四十餘人、授勲進位、續日本紀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四十二終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四十三

列傳

列傳

列傳

列傳

列傳

列傳

列傳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四十三

列傳第一百七十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 重校

外國十二

蝦夷下

肅慎

女真



琉球

吐火羅

舍衛

南天竺

林邑

崑崙

桓武帝延曆十一年陸奧倭囚二人賜外從

五位下

類聚國史略

以綏懷之宴夷倭三人於

朝堂授爵位

類聚國史

十三年征夷大將軍大伴

弟麻呂大敗蝦夷斬四百五十七人捕虜百

五十人獲馬八十五疋燒聚落七十五所

日本

紀略十八年停出羽山夷祿不論山夷田夷簡

有功者賜之陸奧倭囚四人私往還賊地捕

流于土佐

日本後紀

○日十九年命陸奧出

羽按察使阪上田村麻呂檢校諸國夷倭二

十年征夷大將軍阪上田村麻呂擊蝦夷大

敗之

日本紀略

窮追至閉伊村掃除其巢窟

日本後紀

二十一年命田村麻呂築陸奧膽澤城

按和名

鈔曰鎮守府在膽澤郡即是也移諸國浮浪之民四千人戍

之首帥大墓阿氏利為盤具母禮率種族五

百餘人降田村麻呂獻二虜于京師二虜奧



地之賊首、屢為邊害、廷議處斬、田村麻呂奏  
曰、二虜雖是賊魁、然已委身歸降、且誠款云、  
願蒙特恩、得全首領、則身還入夷地、招降餘  
種、不許、遂斬于河內、二十二年遣田村麻呂  
於陸奧、築志波城、日本略紀二十三年春、以將征  
蝦夷、運武藏上總下總常陸上野下野陸奧  
等糒一萬四千三百餘斛、米九千六百餘斛  
於陸奧小田郡中山柵、夏陸奧言、志波城至  
膽澤郡一百六十餘里、山谷嶮遠、不便往還、

請置一驛、以備機急、從之、冬出羽言、秋田城  
建置以來、四十餘年、土地墮塌、不宜五穀、加  
以孤居北隅、無隣相救、請永從停廢、保河邊  
府、勅停城為郡、徙民河邊、嵯峨帝弘仁元年  
冬、陸奧奏、渡島狄二百餘人來著氣仙郡、非  
本國所管、令之歸去、狄等曰、時是寒節、海路  
難越、願俟來春歸本鄉、許之、二年春、陸奧爾  
薩體幣伊二村蝦夷叛、勅陸奧出羽按察使  
文室綿麻呂、鎮守將軍佐伯耳麻呂、副將軍



物部足繼等發陸奧出羽兵二萬六千人討之。於是出羽守大伴今人謀發勇敢倅囚三百餘人，出賊不意，冒雪襲討，誅爾薩體餘孽六十餘人。夏以文室綿麻呂爲征夷將軍，以大伴今人、佐伯耳麻呂、坂上鷹飼爲副討賊。敕曰：夷狄干紀，爲日已久，雖加征伐，未盡誅鋤。將軍等今將出兵討之，其軍監軍曹且簡用具奏上，但犯軍法，禁身請裁。隊長已下，依法決斷。國之安危，在此一舉。將軍勉之。時備

鹽器仗不備，涉旬不能發。秋，綿麻呂等奏：臣等初謂宜以倅軍一千人委吉彌侯部於夜志閉等，襲伐幣伊村。然彼村倅夷黨類巨多，若以偏軍臨討，恐誤機事。仍欲發兩國倅軍各一千，俟八九月，左右張翼，前後奮擊。敕曰：宜與副帥及國司等議之。國之大事，不可輕略。出羽言降倅吉彌侯部都留岐言已等與貳薩體村夷伊加古等，久構仇怨。方今伊加古等練兵整衆，居都母村，誘幣伊村夷，將來



伐已等願賜兵糧先登襲擊臣等以爲以賊  
伐賊軍國之利給米一百斛聽其所願許之  
文室綿麻呂請益軍一千百人許之冬綿麻  
呂等分兵四道並進直衝賊巢窮討盡滅之  
具狀以聞敕曰將軍之兵略士卒之戰功於  
此而知之蝦夷者依請移配中國俘囚者置  
本土勉加教諭勿致勞擾初桓武帝以蝦夷  
叛亂歷代不平遣大伴弟麻呂及坂上田村  
麻呂討之略致平定然遺類尚逃竄山谷伺

間寇鈔及綿麻呂等誅餘孽邊患始息帝大  
賞其功及副將以下各進品秩綿麻呂奏官  
軍一舉寇賊無遺當廢鎮兵永安百姓然城  
柵等器仗軍糧未遷納伏望置一千人以充  
守衛志波城屢被水害須遷於便地伏望置  
二千人守之待遷訖解之留千人永爲鎮戍  
兵士之設爲備非常旣無遺寇何置兵士但  
邊國之守不可卒停伏望置二千人餘悉解  
之自寶龜五年至今三十八年百姓罷弊未



得休息、伏望給復、四年、其鎮兵者、以次、差點

輪轉復免、並許之、後日本紀三年、定鎮守府官員、

日本後紀類聚三代格諸國置倭長、日本後紀類聚國史陸奧田

夷三百九十六人、請改姓為公民、奉課役、許

之、五年、陸奧奏、膽澤德丹二城、孤居塞表、城

下及津輕、狄倭野心難測、不可不備、請收置

精鹽、以備非常、制可、日本後紀仁明帝承和二年

先是、禁夷倭出境、而頻年多闌入京師、至此

下官符、譴責陸奧、出羽按察使及國司、鎮守

府等官吏、六年、陸奧守良岑木連、鎮守將軍

匝、嗟末守奏曰、災異屢見、地又頻震、百姓駭

散、不能安堵、多賀膽澤兩城之間、異類蔓延、

控弦數千、如有警急、難可防禦、請發兵一千

人、豫修守備、令民赴農、詔許之、七年、復奏、與

地之民、稱守庚申、潰出奔會、不可抑制、自非

國威、何靜駭民、請調發援兵、以鎮物情、可之、

續日本後紀文德帝齊衡元年、陸奧以去年不登、

請發援兵二千人、以備不虞、敕許發一千人



以穀一萬賑給俘夷二年陸奧俘夷同種相  
攻殺發兵二千警備非常發穀一萬斛賑給  
民俘文德實錄清和帝貞觀十一年移諸國夷俘  
於太宰府備新羅賊十二年太政官下符上  
總國令教喻夷種曰折取夷種散居中國縱  
有盜賊令其防禦而今聞彼國夷俘猶挾野  
心未染華風或行火燒民室或持兵掠財物  
凡羣盜之徒自此而起今不禁遏如後害何  
宜勤加捉搦若有革面向皇化者殊加優恤

習其性背吏教者追入奧地莫使麤獷之輩  
侵牟善良之民陽成帝元慶二年春出羽夷  
俘叛亂放火攻秋田城出羽守藤原興世以  
鎮兵防之且促發諸郡兵飛驒上奏敕曰夷  
虜悖逆焚剽城邑犬羊狂心暴惡爲性不加  
追討何有懲艾須量發精兵扼其喉咽但時  
在農要人事耕種若多動衆恐妨農務上兵  
伐謀良將不戰巧設方略以安邊民又敕陸  
奧國豫調鍊兵士以應急夏出羽權掾小野



春泉、文室有房領兵入秋田城，賊兵轉盛，悉燒城南北官舍民屋，殺掠人物。時經前年飢荒，百姓困弊，募兵赴戰，皆無固心。春泉有房等與賊戰，衆寡不敵，賊乘勝遂燒秋田城。兵仗軍糧累年積畜，一時灰燼。於是復降敕符陸奧，發兵二千，急赴援出羽。守藤原興世孤城拒守，援軍不至，四方應接，兵不能給。飛驒累表請救，興世先遣兵六百人營于野代隘。比至燒山，有賊一千餘人，忽起官軍之後，殺

略五百餘人，免者五十人。百姓廬舍皆悉被燒，敕符上野下野陸奧，促發援兵三千人。且敕陸奧責其不時赴救，於是陸奧守源恭發兵二千援之。又以興世請加發五百人，飛驒奏之。且請當國之夷因隣敵之警，恐動狼心，掉菴尾，請發兵二千守要害之處，許之。因敕曰：本國或發軍之後，飛驒言上，徒驚物聽，無益於事。宜令上野下野陸奧出羽等國自今以後，驛遞奏上，一如延曆十三年之敕。時以



藤原保則爲出羽權守、統制出羽軍事、未至  
小野春泉、文室有房守秋田營、最上郡擬大  
領伴貞道、倅魁玉作宇奈麻呂率官軍五百  
六十人、覘賊形勢、路遇賊兵三百餘人、貞道  
中流矢死、賊又來挑戰、官軍防戰破之、多所  
殺獲、宇奈麻呂與賊接手刃二人、遂戰死、賊  
伏兵於草中、遣倅囚三人來、請得秋田河以  
北地罷兵、官軍知其詐、遣輕兵百餘人射其  
伏、殺三人、出羽權介藤原統行及小野春泉、

文室有房等屯秋田舊城、調軍糧甲仗、陸奧  
押領使大掾藤原梶長所領兵二千人及本  
國兵合五千餘人守城、賊兵奄至攻圍、統行  
等出兵拒戰、爲賊所敗、有房力戰、矢中左脚、  
勇氣愈勵、殊死奮鬪、手斬數人、而官兵奔竄、  
無後援者、有房不能獨進而還、藤原梶長視  
賊徒強盛、率本兵二千人取間道還、陸奧六  
月小野春風爲鎮守將軍、敕陸奧曰、逆虜猖  
獗日甚、彼國軍士二千人、顧望避敵、亡歸本



國斷勢制勝自有其方而今各重身軀無意  
 鬪戰糧資醜類力屈凶威豈可回王者之師  
 自貽敗軍之恥乎宜更勒亡歸卒可使幹事  
 者統領發送若重亡歸者處以軍法敕東海  
 東山二道簡選精銳赴軍秋藤原保則至出  
 羽遣文室有房等率兵六百餘屯秋田河南  
 時夷倖所屯結上津野火內楡淵野代河北  
 腋木方口大河提姊力方上燒岡等九十二  
 村及歸化倖地添河霜別助川三村皆夷倖

所居也官軍所保雄勝城

○或作男勝

尤當衝要

之處賊兵將來攻之保則發雄勝平鹿山本  
 三郡倉穀賑給郡內及添川霜別助川三村  
 倖囚慰悅其心於是倖囚深江禰加止玉作  
 正月麻呂等誘率三村倖囚二百餘人夜襲  
 賊村燒其廬舍殺八十人時軍中或傳賊倖  
 與津輕夷倖通謀保則以謂如二賊連結為  
 害更深奏請發常陸武藏兩國軍二千人以  
 備不虞於是敕諸國豫簡鍊勇卒既而賊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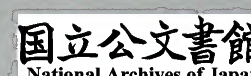
三百餘人詣秋田城乞降、文室有房、藤原滋實二人屏去騎從、親造賊營、約受降、會陸奧權介坂上好蔭將兵二千餘、自流霞道至秋田、盛張軍容、觀威於賊、小野春風亦奉別敕入上津野、招撫賊類、賊首七人從春風而來、諸將將許其降、而義從倅囚請曰、奴等奉從國家、賊黨素怨之、若今不殄滅、後必相報、仇家多種、奴等不得不恐懼、且乞降之狀、踈慢無禮、願無許其請、於是命降倅徵向所奪官

甲仗、賊倅便進、所掠甲二十二領、出羽權掾清原令望等疑其所進甲數少、以謂夷情難測、恐爲所給、春風曰、春風自入賊地、具知逆類悔過之心、今若抑而不納、非所以樂成、藤原保則從其言、慰納之、尋渡島夷酋百三人、率種類三千人及津輕倅囚不連賊者百餘人、詣秋田城納款、明年春、使藤原統行文室有房等饗倅囚、以撫勞之、敕出羽倅囚深江三門大辟法、作正月麻呂等並授外從五位



下尋解遣諸國兵士其上野下野兩國兵所  
 齎甲冑器仗留附出羽三代實錄後冷泉帝天喜  
 四年陸奧俘囚安倍賴時叛事詳于叛臣傳  
 白河帝永保三年出羽俘囚清原武衡清原  
 家衡叛事見于清原武則傳高麗書  
 肅慎或謂之靺鞨隋書去陸奧宮城郡治三千  
 里在多賀城西北多賀城碑其地大抵與蝦夷近  
 接欽明帝五年肅慎船至佐渡島御名部碕  
 淹留不去春夏捕魚為食其人言語不通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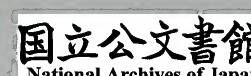
人以為鬼魅畏不敢近因縱行鈔掠稍移就  
 瀨河浦飲水中毒死者殆半其骨積於巖岫  
 俗呼其處曰肅慎隈齊明帝四年越國守阿  
 倍比羅夫討肅慎而歸獻生羆二羆皮七十  
 枚五年比羅夫率舟師一百八十艘討蝦夷  
 降之進擊肅慎獲四十九人而歸日本紀及  
 本書一說  
 六年阿倍比羅夫帥舟師二百艘及陸奧蝦  
 夷征肅慎渡島蝦夷一千餘屯營海濱蝦夷  
 二人望比羅夫軍疾呼曰肅慎船師來比羅





夫喚二人問肅慎船數及伏處蝦夷具指言之有二十餘艘即喚肅慎不肯來比羅夫命積彩帛兵鐵於海濱餌之肅慎陳船師繫羽於木為旗盪棹而來有二老肅慎下舟至積彩帛處熟視數回取單衫著之各提布一端乘船而去俄而復來更脫單衫著故衣置布而去追呼之不來其船至於弊賂弁島本書註云渡島之乞和比羅夫不聽遂與之戰能登馬別島也身龍為賊所殺官軍悉擒賊妻孥於是肅慎

兵敗比羅夫虜獲四十七人而歸天武帝五年肅慎七人從新羅使金清平而來持統帝十年肅慎志良守叡草等賜錦袍袴緋紺純日本紀元正帝養老四年遣渡島津輕津司諸鞍男於靺鞨觀省風土續日本紀初靺鞨有七部其二部曰粟末曰黑水皆附高麗粟末靺鞨姓大氏後為渤海渤海自有傳黑水靺鞨為女真金史女真居肅慎故地東瀕海南接高麗初役屬





渤海仍稱黑水靺鞨及契丹滅渤海遂附契丹改號女真其籍于契丹者稱熟女真不在契丹籍者稱生女真其地有混同江長白山生女真首居完顏部為完顏氏其始祖曰函普函普玄孫石魯稍以條教為治由是寢強耀武諸部所至克捷史金女真世通使於宋至是與契丹戰數克之文獻通考俗善射箭長尺餘能洞楯且殺人其臨戰每人持楯戈矛居前次刀次弓矢文獻通考亦云用兵以戈為前行號硬軍刀楛自副弓矢在

後、女真陣法與本書合、附以備考、

其船長十餘尋、每船設楫

三四十、所乘五六十人、上陸則二三十人奮刃奔騰、操弓矢負楯者七八十人、從其後、所在殺老弱、驅壯丁、掠資糧、跋涉山野、疾如飛隼。武備志云、女直喜馳獵、上下巖壁如飛、亦與本書合、但怕鳴鏑、後一條帝寬仁三年三月、駕五十餘船襲高麗、鹵略沿海人民、竟焚掠對馬、殺略三百餘人、守遠晴走歸太宰府。遠晴姓闕賊又寇壹岐、殺略殆盡、守藤原理忠遇害、四月賊入筑前侵





大正... 卷三... 十四  
怡土郡時沿海地曠兵寡太宰權帥藤原隆  
家馳驛上狀發兵拒卻之次日賊掠能古島  
進迫警固所隆家又遣兵拒之賊退還能古  
島明日又侵博多無兵守散位采爲忠平爲  
賢從警固所馳赴之適二島人民被虜略在  
賊船中麾府軍呼曰馳馬射之府軍以鳴鏑  
射之賊懼而退又欲燒宮前宮府兵射殪  
人賊乘船去泊能古島時大風兩日賊困於  
進退隆家獲以間發兵船數十艘追擊賊又

侵船越津府軍擊走之寇肥前松浦郡前介  
源知擊却之賊竟去再侵高麗大爲高麗所  
敗死傷略盡時事起不意壹岐對馬人民被  
殺虜者千餘人牛馬數百對馬銀穴燒毀而  
未詳其爲何賊人稱爲刀夷○夷或作伊及得高  
麗牒狀乃知其爲女真也記小右是歲女真遣  
使於宋文獻通考後百餘年阿骨打始稱帝國號  
金初石魯子烏古迺以治安元年生稍役屬  
諸部號爲景祖子劾里鉢善用兵勢益強盛

大正... 卷三... 十四  
川傳  
卅五



號世祖死弟頗刺淑立死弟盈歌立死侄烏雅東立死阿骨打立阿骨打者劾里鉢之子而烏雅東之弟也號太祖死弟吳乞買立遂滅遼宋陷汴京據有其地之半後歷七世為蒙古所滅史金初安倍賴時之作亂於陸奧也懼其終敗弼取破滅欲盡部屬遁於海外先與其子弟率二十許人乘一船往視察地勢遂到海港得一巨川湖之曠原無人水甚廣深行三十日許猶不得其津忽聞足音如波

濤賴時等惶怖草萑葦中而闕之有千餘騎

以絳抹額○舊唐書音樂志載高麗樂舞者以絳抹額按鞞鞞本役屬高麗故

其俗如羣立河上有相告語鞭馬亂流步者

皆附馬而濟賴時以為必淺處也就而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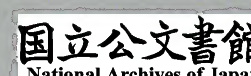
不見其底悚懼而還無幾賴時死後賴時子

宗任為僧在筑紫語人曰吾嘗聞胡國曷在

宋之北及吾隨先人抵其地乃知去陸奧亦

不甚遠也今昔物語宇蓋胡國者即女真也

○按金史阿骨打征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阿骨打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





諸軍隨之、水及馬腹、後使舟人測其渡處、深不得其底、武備志亦云、浮馬渡江河、不用舟楫、蓋女真之俗如此、而賴時之反、方與劾里鉢同時、其士馬精強、濟川不假舟筏、其說可信、又按地圖、混同合黑龍江入海、與蝦夷隔一水、距陸奧界不甚相懸、且其湖流數十日猶無津者、於海北諸水、唯黑龍混同為然、則其為女真之地明矣、

琉球國舊作流求、元亨釋書、下學集、○按性靈集作留求、三善清行所撰僧圓珍傳作流球、所書往往不後更今字、

一、今據隋書以流求定為舊名、後更今字、

齋藤親基記、一名阿兒奈波島、淡海三船所撰僧鑒真傳、

延曆僧訛為沖繩、長門本平家物錄鈔、居海島之

中、今昔釋書、東西狹、南北長、琉球國圖、距薩摩南

二百里許、南浦集、在多禰島西南、僧鑒真傳、與掖玖

○又菴美度感信覺球美永良部貴賀、○貴海

等諸島接近、琉球國圖、○按諸島名、今世所

國史諸書、其俗以鈔掠為事、世以為啖人之

國、僧圓珍傳、今昔物語、元亨釋書、參取性靈

邑里、共食之、又云、收取鬪、初中國呼南海諸

島曰南島、續日紀、後南島與白石阿甌黑島疏

黃等島嶼總稱之曰鬼界島、源平十二島、盛衰

記、長門本、鬼界即貴賀也、琉球國圖、國人相傳其



始祖為天孫氏曰阿摩美久清人中山傳信錄引琉球人所

著中山世鑑推古帝十六年隋主楊廣使其羽騎

尉朱寬入海慰撫之流求不從寬取其布甲

而還時朝使在隋見之曰此夷邪久國人所

用也隋書○邪久即掖玖音相通蓋琉球與掖玖相去不甚遠故其所用布甲適同

耳元正帝靈龜元年春南島奄美夜久度感

信覺球美等入朝授位有差續日本紀孝謙帝天

平勝寶五年冬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副使大

伴古麻呂吉備真備與唐僧鑿真等同船而

還洋中漂流至阿兒奈波島候風十餘日得

南風而發僧鑿真傳文德帝仁壽三年秋僧圓珍

附唐商欽良暉舶赴唐路遭颶風漂至琉球

遙見數十人執戈矛立岸上時風息不知所

赴良暉哀號曰我等將為琉球所噬若何圓

珍祈佛忽得東南風獲免僧圓珍傳今昔一

條帝長德三年南蠻賊寇西邊明年太宰府

令貴賀島追捕南蠻賊日本紀初大寶和銅間

南島諸夷多內附來貢不絕續日本紀是後往往



離叛、至長寬承安際、十二島中內屬者五、不屬者七、其不屬者鬼界以南也。源平盛衰記、長門本平家語、時薩摩人有阿多權守平忠景者、乖朝命、越海至鬼界島、遣筑後守平家貞討之、不果行、後鳥羽帝文治四年、源賴朝使天野遠景及宇都宮信房擊鬼界島降之、先是薩摩人河邊通綱乖賴朝旨、亡匿島中、賴朝又疑義經黨與潛匿于此、故有是役。東鑑初源為朝配流于伊豆大島也、侵略諸島、遂到鬼島、懾服

島人、掠一人而還、歲納絹百匹。保元所謂鬼

島亦琉球也、後為朝子逃島中、代天孫氏為

王云。參取南浦文集、中山傳信錄、○按傳信錄云、舜天日本、人皇後裔大里、按司朝

公男也、淳熙七年即位、年十五、續弘簡錄、註亦引琉球人所著世繼圖云、舜天為朝公之

男子、而宋淳熙七年則當治承四年、而其謂年十五者、適與保元物語為朝少子嘉應二

年五歲之文、合則為朝子孫王、及足利氏執琉球者、蓋亦不誣也、附以備考、

兵權、琉球王遣使貢方物、自後以時來貢、薩

摩島津氏世掌接伴云。參取足利家內書引付、齋藤親基記、南浦

文集、島津文書、



吐火羅國 日本紀 ○本書或作都在隋國西

舍衛古波斯國 參取唐玄奘西域記、文獻通考、與吐火羅

隣 唐書 大月氏之別種也 文獻通考 孝德帝白雉五

年吐火羅男女各二人舍衛國女一人漂至

日向齊明帝三年觀貨邏男二人女四人漂

至海見島轉著筑紫敕驛送京師五年吐火

羅男舍衛女來六年觀貨邏人乾豆波斯達

阿請曰願得賜送使暫還于本國常留妻以

為質許之即與數十人入西海路天武帝四

年吐火羅及舍衛女獻藥種珍貨 日本紀 聖武

帝天平八年波斯國人李密醫從遣唐副使

中臣名代而來 續日本紀 天竺亦在唐之西 舊唐書

聖武帝天平八年南天竺僧菩提與林邑國

僧佛哲駕小舟至難波津 元亨釋書善隣國寶記 菩提

其國婆羅門種也最為貴族 四字據唐玄奘 帝

甚崇信之後為僧正時呼曰婆羅門僧正佛

哲通其國樂今樂部中有菩提拔頭迦樓頻

及林邑樂皆佛哲等所傳云 參取倭名類聚鈔元亨釋書





崑崙國天竺近旁一部落也。唐書聖武帝天平五年平羣廣成使于唐及還海中遇風忽漂至崑崙國遂見拘留後逃至唐取途於渤海而歸。續日本紀桓武帝延曆十八年有一人乘小船漂至參河以布覆背著犢鼻無袴左肩著紺布形似袈裟年可二十身長五尺五分耳長三寸餘言語不通唐人見之曰是崑崙國人也其人後頗習中國語自謂天竺人常彈一弦琴而歌聲甚哀楚其人願居川原寺許

之即賣所持貨物作屋于西郭外路傍行人皆停而止息其人始持綿種而來試令紀伊淡路阿波讚岐伊豫土佐等國及太宰府殖之其法選陽暖沃壤地掘穴深一寸相去各四尺洗種漬水經一宿後殖之一穴四枚以土掩其上以手按之每旦灌水常令潤澤待生芸之其人後移居于近江國分寺。類聚國史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四十三終



大日本史卷之四十三 聖武天皇  
 五年春正月庚戌使于唐又遣海軍  
 至是之其入為對執作我立國分  
 出辨其王奴未辨之每立新本帝  
 今斷新辨  
 四月天武對新本辨後帝新辨之  
 其新辨對新本辨後帝新辨之  
 對新辨對新本辨後帝新辨之  
 對新辨對新本辨後帝新辨之  
 對新辨對新本辨後帝新辨之  
 對新辨對新本辨後帝新辨之  
 對新辨對新本辨後帝新辨之  
 對新辨對新本辨後帝新辨之

各六日本史式百四十  
 帝三卷剗刷始成帝志表  
 則未備也齊昭嘗謂  
 帝大友實踐天位矣而後  
 世莫能知



後醍醐帝率狩寶璽神器  
 帝矣命後古莫能辨明不  
 帝大夜終銜寗萬古而  
 後醍醐帝拔劔出憤終不  
 帝大夜終銜寗萬古而  
 帝矣命後古莫能辨明不  
 帝大夜終銜寗萬古而  
 後醍醐帝拔劔出憤終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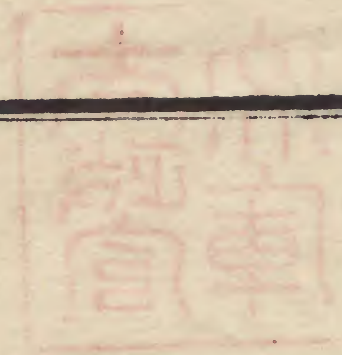
獲伸矣若曰正閏之办  
 北臣子所當議則神器  
 之重萬世寶鎮授受至  
 嚴以絕覬覦此乃  
 天祖出所以肇鴻基於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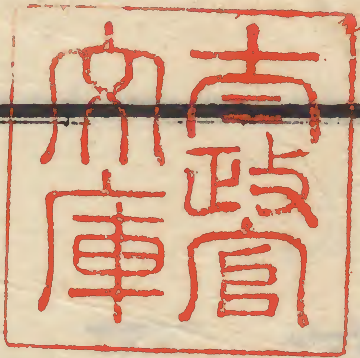
天窮者凜乎可畏也昭乎  
不可誣也  
大統所歸惟神器是視  
則萬世之公論自有不  
可欺者矣此斯書之所

以直書而不疑也  
是為  
跋  
嘉永四年辛亥五月

前權中納言從三位源齋昭謹跋







可... 嘉... 嘉... 嘉... 嘉...  
 可... 嘉... 嘉... 嘉... 嘉...  
 可... 嘉... 嘉... 嘉... 嘉...  
 可... 嘉... 嘉... 嘉... 嘉...  
 可... 嘉... 嘉... 嘉... 嘉...

